

东 欧 卷

世 界
短篇 小说
精 品

系 列
中 国
出 版 社

世界短篇小说

精

品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083号

世界短篇小说精品 东欧卷

冯植生 编选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

社址：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100708

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*

850×1168 1/32 25印张 4插图 502千字

1988年4月北京第1版 1995年4月北京第2次印刷

印数5,001—12,000册

定价：22.00(共二册)

一次小小的审问

〔罗〕米·萨多维亚努

米哈依尔·萨多维亚努(1880—1961)是罗马尼亚著名作家。出生于律师家庭。大学法律系肄业。担任过编辑、职员和剧院经理等,办过刊物。解放后,他继续进行创作,积极参加社会活动,曾任罗马尼亚大国民议会副主席、作家联合会主席,并获得国家奖金和“社会主义劳动英雄”称号。

萨多维亚努于1897年开始发表短篇小说,在漫长的创作生涯中,孜孜不倦地工作,为后人留下了卷帙浩繁的著作。他的中短篇小说大多是揭露和控诉暗无天日的旧社会,反映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的苦难以及他们的反抗,真实感人。萨多维亚努还开拓了本国长篇历史小说的道路,他以正确的历史观为指导,运用精湛的艺术手法,再现了祖国历史上波澜壮阔的画面,塑造了栩栩如生的英雄人物形象,是很好的爱国主义教材。

萨多维亚努通过《一次小小的审问》,批判了村长和书记官这一类人的畏强欺弱行径。别看这种人是不起眼的小官,

但全村人对其无不畏惧，连酒店老板也得讨好他们，警察更是唯命是从，而他们对上司却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。现实主义作家萨多维亚努善于观察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事情，探讨其深刻的含义，借以揭露社会弊端。这篇以朴实辛辣的语言所写成的闹剧，尽管篇幅不长，但情节曲折，出场的五个人物各具特色，十分耐人寻味。

一小时前，我们佩特列什蒂的村长就同书记官一起离开村公所了。象往常一样，他们在回家前，先拐进位于村子中心的酒店歇脚。在酒店的后墙根，有个小房间，小得连转身都困难，但对这两个小公务员来说，忙完一天公务，来这儿喘口气，倒是挺不错的。酒店老板瓦西里先生给他们送了两次好酒，每次半升。他送酒时，总要眯起眼睛对他们笑笑，把酒壶放在桌上，谄媚地搓搓手。

村长和书记官边喝酒，边聊公务上的琐事。村长是个高个子年轻人，长着棕色头发。他是神甫杜米特鲁的儿子，上了三年中学就不愿再念下去了。他在这里已经当了几年村长，有一副唱圣诗的洪亮、悦耳的嗓子。他总是笑容可掬，一笑起来，不张嘴，不露齿，这是因为每逢要笑的时候，往往想起自己的上门牙全部脱落了，只好悄悄用手遮住嘴。

书记官马特伊·宾蒂列斯库先生已年逾花甲，写得一手好字，整个罗马尼亚也难找出第二个能写这样漂亮字的书记官。他的长相酷似用自己的巧手画出来的滚圆的大○。他的脸红得象鸡冠，戴着一副蓝眼镜，又圆又大，如同两只凶狠的

眼睛，恰巧填满了塌凹下去的前额。他长年坐在凳子上，仿佛上身和双腿被压短了。

在将要喝完第二壶酒的时候，两人都沉默了一阵子。外面，夜幕笼罩了大地，不时吹来暖洋洋的春风。小屋里的灯光映照在酒壶和喝干了的杯子上，它们在昏暗的灯下闪着银光。这时，墙外的脚步声越来越近。有人来到窗下，用手指敲了三下玻璃。

“能是谁，宾蒂列斯库？”勒乌茨村长问道，“村公所又出了什么事？……”

“也许是电话……”戴着深色眼镜的宾蒂列斯库书记官紧盯着窗子说。“不！”他立刻肯定地说，“是阿姆布鲁齐，我认出了他的扣子，他的扣子正在闪光……”他朝窗外的人喊了一声，“进来，将军先生！进来！”

村警察阿姆布鲁齐是个如同一座小山那样笨重的人。他的身上裹着一身缝满装饰物的紧身制服，随着佩刀的“嚓嚓”声走进来。他那黧黑的脸上挂着谄媚的微笑。他先同父母官握握手，然后拉过一个凳子坐下来。

“我知道能在这儿找到你们的。”他快活地说，“我的人随时都向我报告。我问，‘上哪儿去了？’‘在那儿！’我就到下一个岗哨。‘又上哪儿去了？’‘在这儿！’我就来这儿找你们！”

老板瓦西里先生蹑手蹑脚走进房间，用一双机灵的眼睛扫一下他的主顾。

“或许你们想来点……”

“慢着，先生，慢着！”阿姆布鲁齐说着用手拦住老板。“慢着，别偷偷摸摸的，你象是从地底下钻出来的。首先，我有幸通知村长先生，一刻钟前，有个人被关进了村公所的地下室，是

巡夜人带来的……天黑以后，他还在村里逛荡。巡夜人都是我亲手教出来的，他问那个人，‘你是干什么的？喂，干吗还在村里游荡？’他回答说，‘我是，我想……’巡夜人命令他，‘到村公所去！’……他不肯去，巡夜人就用刺刀把他押到村公所去了！这些巡夜人全是我精心训练出来的……”

阿姆布鲁齐快乐地笑笑，用手指迅速捋一捋黑胡子。

“是做买卖的？”书记官若有所思地问，“他晚上到这儿来有什么事？”

“你没见着他？”村长猛然转过身问阿姆布鲁齐。

“没有，是巡夜人向我报告的。我想先跟你们说一声。你们回家时，顺便去村公所一趟，我也不知道是谁……乔班努说是穿日耳曼族服装。”

“哪个乔班努？”

“就是那个巡夜人。他报告说，那个人不肯去村公所，也不说话，拚命反抗……”

“谁知道是怎么回事？”村长沉思地说，“得弄清楚……”

“肯定是逃兵！”宾蒂列斯库很有把握地说，“起先，我以为那个说好要来的商人……他要来这儿办事……想让我给开张证明……但是，现在看来不是商人，准是逃兵。”

“如果村公所增加一个警察的话，就可以审问审问，早可以弄清楚了……”阿姆布鲁齐抱怨说。

“你说是穿日耳曼族服装？”书记官抬头问道，“那不会是逃兵，原先我还以为是逃兵呢？要是逃兵的话，就该穿军营里的衣服……也许是普洛朋尼庄园的管家……他打算雇些人，来拿合同……那样的话，我得去看看……他没说是找我的

吗？”

“乔班努没对我提起过。”阿姆布鲁齐回答说，并瞥了一眼村长。

“那么不会是管家，他有事要找我……”书记官陷入沉思，眼睛凝视着空杯子。

村长站起身来，老板热情地问道：

“也就是说，不想再来点什么吃的啦！”

阿姆布鲁齐笑着说：

“宾蒂列斯库先生倒想再呆一会儿，不过，那个穿日耳曼族服装的人不让他安心……对不起，老板，对不起，下次再来打扰。”

大家放声笑起来。书记官的蓝眼睛又望着酒壶说：

“那么，也许是别的什么人……”他犹豫不定地说，“也许是来要证件的，要……”

阿姆布鲁齐又瞅一眼村长。村长连忙举起手，捂住他那缺牙的嘴。

他们准备走了。村长开始往坎肩口袋里摸索着掏东西，累得连腰也弯了。书记官赶紧拦住他说：

“村长先生，这怎么行……我同老板有言在先，我会钞，瓦西里先生……”

“好的，好的！”老板搓着手回答道。“有空再来……”

他们从后门走出去。酒店里的喧闹声震耳欲聋。村长一眼看见老板娘笑咪咪的白脸蛋。他们来到街上，迎面吹来的暖烘烘的南风，令人心旷神怡。他们默不作声地穿过村子，四周闪动着点点灯火。阿姆布鲁齐轻轻吹着口哨，佩刀有节奏地“嚓嚓”响。书记官不停地思量：会是什么人呢？瘦高个儿

村长低着头走，心里一直在思念那一闪而过的漂亮脸蛋。后来，他想起了县长曾就村里道路的恶劣状况，指责过他……他是克己奉公的村长，不过村子实在太穷了，他能有什么法子？如今，老滑头的县长助理也把眼睛盯在他身上，一会儿是修路的事，一会儿是村公所的事，一会儿又是筹备代表的选举事宜……村长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……因为，县长助理有两匹马，临近冬末没有草料了。乡下的路坏了，县长助理杰奥尔吉斯库十分关心，他知道村长是殷实户，家里堆着好几堆干草……

“真没有法子……”勒乌茨村长自言自语地说，“我必须竭尽全力顶住，保护好自已的利益。不过，看来，还得给他送一车草去……胳膊拧不过大腿！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书记官问。

勒乌茨村长吃了一惊说：

“胳膊拧不过大腿！”

“对！是这个理。”宾蒂列斯库叹着气表示赞同。

阿姆布鲁齐突然停住步，命令式地叫一声：

“乔班努！”

巡夜人从暗处走过来。他身上紧紧裹着一件大衣，腰间束着皮带，肩背上了刺刀的枪。这个人的身材细长，满脸胡子拉碴的。他长年累月在夜里放哨，专门守夜。

“瞧，是他把那人带到村公所的。”阿姆布鲁齐说。

“是吗？是你把他带来的？”书记官接着问，“是什么人？对你说没有？”

“没有对我说……”巡夜人拉长声音，疲倦地回答。

“怎么回事？喂，你没有问问他？”

“我问了，马特伊先生。”

“那么，他怎么回答的？”

“他说，这是他自己的事，不想回答我。”

“他没说是找我的？”

“没有。他说是什么机器匠！”

“什么机器匠？”

“他穿的衣服上全是油泥……那能是什么人：我仔细看过他，准是机器匠……”

三个公务员笑着走进村公所，巡夜人呆在黑影里，一声不吭，肩上背着枪。他公务在身，得留在那儿守夜，他找了个背风的墙根坐下来。

书记官气呼呼地走进村公所，心想若被押的人既不是商人，也不是管家，岂不白跑这一趟！如果被押的人是流氓的话，那他一定要跟他好好算账，出出气。书记官的脾气暴躁，动不动就吼叫。多年来，他已经习惯于这样办事了。村长正在听阿姆布鲁齐吹嘘自己是如何教育巡夜人的。“象我们这样的巡夜人，怕是哪儿也找不到！”阿姆布鲁齐陪着笑脸说。

书记官命令村公所的办事员把被扣押的人带进来。三个公务员好奇地打量他。这是个毫无特点的人，中等身材，穿着日耳曼族服装，满身是油垢。他手里攥着揉成团的帽子，双目在蓬松的长发下睁得滚圆，好象被直射过来的目光和灯光弄得懵懵了。

“我早说过，这个人不是商人，也不可能是管家。”书记官不满地说。“你是什么人？喂，是机器匠吗？”

“我根本不是什么机器匠！”被拘留的人回答说，“干吗把我带到这里来？”

“这不用你管！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图托瑟·卡扎库。”

警察想插话，书记官制止了他，因为他要亲自审问，发泄一下怨气。他面红耳赤，咬牙切齿地问道：

“你是从哪儿来的，喂，机器匠？”宾蒂列斯库咆哮起来。

“我不是机器匠，先生！”那人生气地回答。

“怎么？你说什么？你不高兴？别发脾气，我会叫你知道厉害的……你既不找书记官，也不找别的人，那你来干什么？”

“我有事……”

“你是来要证明或介绍信的吧？”书记官的口气稍微温和一些。

“我不要证明，也不要介绍信……”

“那你就是无赖！谁让你来的？”

“县长助理……”

这一来，提问突然中断了。宾蒂列斯库泄了气，低下头看地。村长和阿姆布鲁齐面面相觑，村长赶快用手捂住缺了门牙的嘴。

“两年，我在县长助理那儿干活的时候，他派我给城里的一位太太送信……”

那人笑了起来，书记官又沉不住气了。

“喂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别放肆！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两年，你给县长助理干过活，后来呢？”

“后来，他把我辞了，不过，那不是我的过错……”

“好啊，这么说，你是被撵走了！”书记官双手交叉地放在胸前，气势汹汹地转身对他的同事们说，“难道我们就是为了这个无赖来的吗？！……把他扔进地下室去，抠出他的眼珠

子……阿姆布鲁齐先生，你真是菩萨心肠……来了个无赖，跟我们聊天，谁知道他从县长助理那儿偷了什么东西！快招！我会让坟墓里的死人也说话……”

被酒和自己的话激动了的书记官，已经怒不可遏了。

“我没偷，先生！没有偷。你要对我干什么？你是什么人？……警官先生，放我走！……”

“什么？我……好啊，好小子，你过来！你瞧瞧，先生！……”

“别忙，别忙……别忙，宾蒂列斯库先生。”阿姆布鲁齐和蔼地说着，慢慢朝被押的人走过去。“快对我说，你是什么人，从哪儿来的？”

“从城里……”

“好。到这儿来干什么？”

“找村长先生。”

“好。瞧，村长先生就在这儿……谁派你来的？”

“县长助理……”

“怎么会是县长助理？……”书记官生气地喊。“蠢驴，你不是说，他把你撵走了……”

“别急，别急……”阿姆布鲁齐说着用手示意宾蒂列斯库冷静。“你在县长助理那儿干什么？”

“侍候他的。”

“是吗？你不是说，他把你撵走了？”

“是的。但是，后来弄明白了，不是我的过错，他娶了那位太太。现在，还是我侍候他。”

“哪一位太太？”书记官插进来问道。

“就是我给她送信的那位。”

“别忙。”阿姆布鲁齐和颜悦色地说，“好。这就是说，县长助理先生派你来找村长先生。”

“是的。他派我来传话……”

宾蒂列斯库书记官友好地笑了，他走近那个听差，拍拍对方的肩膀说：

“这就行了，先生，你为什么不早说？干吗老说是什么机器匠，什么这个那个的？”

“我不是机器匠，先生。”听差回答说。

“行了，我明白了。你是从县长助理那儿来的，过来，我请客……老弟……”

“县长助理先生派我来要些干草……”

“原来是这么回事！”村长笑着说，“我收到了他的定金……对……很好。”

书记官掏出手帕，轻轻擦一下胡子，然后又如大梦初醒似地说：

“你瞧！”他边说边拉过县长助理的听差。“……起先，我以为你有什么公事，要开什么证明……我上哪儿去猜！……来，先生，我请客……”

村长先生象是一匹吃饱的马发起呆来，老板娘的小脸蛋已从他的脑海里消失了。只有阿姆布鲁齐笑容可掬，得意地捻着自己的胡子，对书记官眨眨眼，意味深长地说：

“你看见审问了吧？先生，这才叫做审问！”

敏生 次农译

公道的厄运

〔罗〕利·列布里亚努

利维乌·列布里亚努(1885—1944)是罗马尼亚作家。他出生于一个乡村教师的家庭。中学毕业后,上了军事学校。当过少尉、小职员、记者、编辑、剧院经理和作家协会主席。

列布里亚努于1908年开始发表作品,著有剧本、政论文章和小说。他在小说,尤其是长篇小说创作方面的成绩卓著,素有罗马尼亚现代长篇小说的奠基人之称。他早期写的短篇小说也颇具特色,有的反映了农村生活,农民们遭受着压迫和贫穷,悲剧接连不断;在以城市生活为题材的作品中,出现在读者眼前的是一群境遇凄惨和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底层人物,他们是权势者的奴隶。

《公道的厄运》(1923)为一个煤油小贩舒伦的悲惨遭遇鸣不平。这个可怜的老人为生活所迫,终日挑着煤油担子走街串巷,小心翼翼地做小本生意。全城闻名的大律师多加鲁长期拖欠煤油钱不还,舒伦去讨取欠款,却被毒打一顿。慑于多加鲁的淫威,无人敢为舒伦主持公道。于是,他把希望寄托于

冠冕堂皇的法律。但法官偏袒律师，他被以“侮辱”法官的罪名强行拘留。最后，那个神通广大的多加鲁“救”出了舒伦。因此，舒伦不得不忍辱负重，继续为律师效劳。

(一)

“煤油！……卖煤油啦！……煤油来罗！”舒伦肩挑煤油担子，一边吆喝，一边跨进米利察·多加鲁律师的院子。

铁门在他身后自动地关上了。老桑树象个看门人，它那浓密的树荫遮住了清洁的石子路，当舒伦的破皮靴走过时，小石子发出沙沙的响声。院子中间，是一座刚刚粉饰一新、又换上了新铁皮屋顶的老房屋。老屋子睡眠惺忪地沐浴着晨曦，天要亮了，窗上也已泛起白光。舒伦小心翼翼地绕过石头台阶，径直走到后面的厨房门口，轻轻放下装得满满的油桶，免得翻倒。然后，又快活地拉长嗓门吆喝起来：

“煤油……煤油……煤油……”

过了一会儿，厨房里传来一声清脆悦耳的声音：

“来得正好，老板，太巧了……等一等……五分钟就得。”

“哎，我等着，我等着。”舒伦一迭声地应答着，又抬头望了望律师家的房子，他的目光仿佛是在询问这所老房子，又粉刷又换新屋顶该花多少钱啊！

他已经年逾花甲，瘦骨嶙峋，驼着背，衣服上尽是斑斑点点的油渍，散发着一股煤油的气味。沾满油泥的毡帽下扣着

一堆杂乱的长发，挤出来的长发与夹杂着不少银丝的栗色胡子有趣地混在一起。一双小眼睛周围布满皱纹，象有两颗黑玻璃珠藏在胡子拉碴的脸上，这就是我们的卖油翁舒伦。

他等了一刻钟，健壮的厨娘总算走到门口来了。她挽着袖子，红朴朴的胖脸上堆满笑容，胖厨娘的到来在院子里刮起了不大不小的一阵风，给清冷的院子带来了浓浓的洋葱味儿和湿润的水气。舒伦打量了她一眼，在她开口前抢着提醒她：“你说过今天要还清欠债的。”

“哦，我说过，老板。”厨娘回答道，脸上只剩下了肉，“我是说过的，但现在老爷还在睡觉，我可不能为这一点儿小事去吵醒他。昨儿晚上，我跟老爷说过你今天要来收账，而且还说过我们的煤油又用完了。可谁知他什么打算？他说让你再等等，下礼拜一起付。”

“什么？又是下礼拜！有什么可等的？”舒伦叫了起来，“这，这叫什么话？我可等不到下礼拜，听见没有？现在就要钱，小本生意哪有那么多本钱。都已经三个礼拜了，老是下礼拜，下礼拜的。”

“得了，老头儿。老爷还能骗你这样的人，真是天晓得！”厨娘鄙夷地斜了他一眼，傲慢地打断了他的话。

“什么？”女人的话和她那脸上的表情一下子激怒了舒伦，他气得嚷嚷起来，象个疯子似的挥动着双臂，好象要跟谁拚命。

“干吗要骗我？他没掏腰包白用了我三桶^①煤油，我的油又不是偷来的，是用钱买来的！快给钱，我可没工夫等到下礼拜。我不能，不能，绝不能等下去了，快还钱。”

① 一桶等于12.3升

他喊叫着，脸色铁青，卷曲的胡子不住地抖动着，眼睛瞪得大大的，眼珠子好象就要蹦出来似的。

“天哪，你？”厨娘眼里闪着惊慌的目光，急忙划着十字说，“你这是怎么了？跟我吵有什么用？你去问老爷要好了，他是主人！”

“我敢对任何人说，我要的是我自己的钱，又不偷又不抢，为了你们我腿都跑断了，……我……我……”

他忽然停住话语，盯着厨娘的眼睛。她那副吃惊的神情，犹如一杯水一下子扑灭了他那股无名的怒火。他咕哝着：“我……我……”声音越来越低，几乎都听不见了。他那翘起的胡子又驯服地落回胸前，遮住了油光光的衣领。

律师的宅院坐落在一条僻静的街上。小城市的嘈杂声在空中轻轻地、烦人地回荡着，犹如蜂房里传出的蜂鸣声那样不绝于耳。但在这律师家的院子里，只能听见厨房里炉火的呼呼声和锅碗的乒乒声。

舒伦可怜巴巴地站在煤油桶中间，嘴唇颤动着，软绵绵的双手垂在身边，不时还神经质地抖动几下。

“现在，我可怎么办？”过了一会儿，他怯生生地恳切地说，“我要用钱，还要用它去还账，我的债主可不等我。”

他一筹莫展了，抬头仰望着苍白的天空。他的脑海里浮现出各种各样的思绪和念头，一个比一个更令人愁闷。米·多加鲁想赖账，这是明摆着的，要不然干吗一个劲儿地往后拖……米·多加鲁，一个阔律师，如果真想还账，难道还能拿不出这几个钱？自己老了，才做起卖煤油的小生意，结果倒让一个睡在钱堆里的人赖了账！自己拚死拚活地卖了一辈子命，遭过多少罪，辛辛苦苦把孩子们拉扯成人，孩子们都出息